

我的大吡吡

春节无事,我翻看着家里的旧照片,当目光落在大吡吡——我的大姑姑的照片上时,心头难免泛起一阵惆怅与亏欠。

大吡吡生于1911年,大我父亲28岁,小时候我总记不住她的年纪,她便笑着告诉我:“我是辛亥年生的。”那时我懵懂不知,长大后才懂,辛亥革命便在这一年。从此,她的年纪我再也没有忘过。

大吡吡是祖父与第一任妻子的女儿,年幼时母亲便病逝了。祖父将她寄养在外婆家,她便在表兄弟姐妹中间悄悄长大。

大约12岁那年秋天,她和小伙伴爬树摘果子,不慎从树上摔下,腰疼难忍。可她寄人篱下,怯懦敏感,硬是咬着牙不敢声张。等到家人发现时,腰骨已经变形,再也无法复原。从此,她一生弯腰驼背,一条腿始终无法伸直,站立、行走都异常艰难。

大吡吡说起这段往事时,总是平静淡然,没有怨,没有恨,像在说别人的故事。我看得心酸,直到后来读《红楼梦》,看见黛玉寄人篱下的小心翼翼,才忽然懂了:祖父当年的安

排,或许也是万般无奈。

到了出嫁年纪,大吡吡嫁入唐家。因为腰伤,她一生未能生育。丈夫后来另纳了一位女子,生下一儿一女,按当时的规矩要称她为“妈”。可丈夫早逝,那位女子带着孩子改嫁,大吡吡又只剩孤身一人。之后她再嫁白姑爷,我才真正有了“大姑爷”的称呼。

1960年,父亲考上华中工学院,祖父母舍不得他远走,家里又正缺钱买房,进退两难。是白姑爷劝祖父:“男孩子读书要紧。”他让祖父母先住他们的房子,支持父亲去武汉上大学。一句话,改变了父亲一生。

白姑爷的孙女从小在她身边长大,后来那个女孩有机会进供销社,拿到城市户口,不知道为什么却最终选择离开。

1985年暑假,我高中毕业,弟弟也初中毕业。我们一同回到小镇探亲,大吡吡身边又多了个软乎乎的小男生,是白姑爷的重孙子,他叫大吡吡“祖祖”,叫我“奶奶”。那次回去,给我和弟弟做饭总是格外丰盛,油炸麻元里撒了大把的糖,甜得齁人,却暖得让人心里

发颤。

大姑爷去世后,大吡吡靠一点抚恤金和摆小摊度日,卖针头线脑、背篓农具,风雨无阻,算能自给自足。她不识字,给父亲的信都请人代写,一字一句,全是惦念。

1989年9月,一场大火烧了小镇半条街,大吡吡的房子也成了灰烬,她的身边这时已经是白姑爷的重孙女了,所幸她和身边的重孙女都平安无事。重孙女后来被她父亲接走,从此大吡吡身边再无孩子绕膝。她无力再修房,住在供销社的二楼,独自守着小小的天地。如今想来,只觉世事无常。

1994年,父亲查出肺癌。83岁的大吡吡特意托人写来一封信,说武汉医疗好,父亲还年轻,若老天有眼,她愿意用自己的寿命,换弟弟多活几年。可天不遂人愿,1995年正月,父亲还是走了。没想到,大吡吡却坚强地活了下来,像在替父亲多看一眼这个世界。

1996年暑假,我和弟弟两家人加上母亲回到故乡探亲。85岁的她上下楼已有些吃力,还让弟弟帮她整理攒下的零钱。我们给她拍了照片,却忘记和她合影,成了终身的遗憾。

2000年正月,大吡吡离世,享年89岁。巧的是,她和父亲去世的月份竟同在正月。当时我并不知晓,是故乡的亲戚告诉了母亲。

后来我专程回乡,找到为大吡吡送终的唐姐姐。她住在乡下,没法时刻陪伴,大吡吡去世的头一天她还去挑了水,第二天邻居便发现她静静躺在床上离开了。唐姐姐带我去看了大吡吡的墓地,小小的墓向阳而安。可我心里清楚,她一生不缺吃穿,却终究缺了身边人的朝夕问候。

她这一生,是寄人篱下的孤女,是终身残疾的妇人,是无亲生子女的母亲,是愿意用寿命换弟弟性命的姐姐,也是对继室后代毫无保留的长辈。

时代在向前奔跑,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独居老人。我只愿,每一位像大吡吡这样走过漫长坎坷一生的人,在人生的终章里都能少些孤单,多些陪伴,体面而安稳地离开这个世界。

作者:谢红英(59岁)(武汉散文学会会员)

青山区钢都花园街道园林社区

那甜甜的木瓜

小时候,父母亲工作忙,我被送到广州外公外婆家。在那边,从客厅到阳台要经过一间堂屋,屋檐的窗台边放着一张大桌。桌上摆满毛笔、纸张、墨汁、木尺。我特别喜欢趴在桌上玩,外公有时会轻轻走来,与我俯身细语。

一年夏天,我在书桌旁的木椅上玩耍,木靠椅夏天很凉爽、很舒服。忽然听到外公喊,“吃木瓜啰”。我抬起头看到外公手里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过来,盘子里装着许多块很像南瓜一样的东西,外公笑眯眯地用广州普通话说道:“小曦吃啰、快吃啰、好甜的。”初尝木瓜滋味,凉凉甜甜直抵心扉。

那时候因为我年幼,就以

为木瓜是长在地下的。直到阅读了一本叫《咕咚》的儿童连环画,才知道木瓜是长在树上的。

木瓜闻起来没有浓浓香甜味,吃到嘴里经咀嚼后,口腔和鼻腔里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味道。到现在只要我想起木瓜,都能在瞬间体会到它特有的香和甜。是外公让我认识了大千世界里各种神奇的水果,以及岭南之地的佳果木瓜。

上高中和工作期间,我会利用放假或出差间隙去往广州看望外公和外婆,与他们小住几日。“久旱逢甘霖,他乡遇故知。”外婆常与我念古诗词,多年以后无论行走四方,只要吃到香甜的水果,心中就会默默闪现外婆常常念叨的诗词。

外婆不仅会念诗,对水果养生也颇有心得。外婆告诉我,木瓜是正气水果,每次我去广州,外婆都会煲木瓜汤,一边看我喝汤一边不厌其烦地说“饮多两啖,饮多两啖”(注:再喝两口,再喝两口),亲昵里淡淡的呵护,让我有一种一直被宠着的感觉,禁不住撒娇去搂住她的胳膊。

不久前,我和弟弟们陪母亲“雁南飞”,在惠州巽寮湾小住几日。其间乘快艇前往三角洲岛,岛上自然风光引人入胜,边走边欣赏边叫好,忽然有一棵树进入我的眼帘,那树的树干笔直,上面的枝叶散开,有点像孔雀开屏。树干上结着许多果实,从上往下排着。许是心有所想,竟就猜着

是不是木瓜树呢?岛上的年轻女孩们告诉我说,“那是木瓜树呀,但现在的木瓜还不熟,里面的子是白的,等到熟了,满岛都是木瓜的。”原路返回码头的途中,我留心寻觅那棵木瓜树。轻轻地走到近前,踮起脚小心翼翼地摘下了一个木瓜抱在怀里,如获至宝似的带回了酒店。

那个傍晚,我静静地倚在房间凉台的栏杆旁,远处海水清澈无瑕,海水拍岸的声音像是在唱着一首歌。我凝望着海水,遥想着我的外公外婆。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了外公和外婆精神矍铄的身影,仿佛听到了外公和外婆开心的笑声。

作者:武曦(70岁)硚口区宝丰街道空后社区